**1996\_Jose Rafael Moneo**

1937年5月，Jose Rafael Moneo出生在西班牙纳瓦拉的一个小镇Tudela。他的母亲特蕾莎是阿拉贡地方官员的女儿。他的父亲拉斐尔(Rafael)的祖籍是图德拉(Tudela)，他在那里做了一辈子的工业工程师。他有个妹妹，名叫特蕾莎，学的是哲学和文学。他已故的哥哥马里亚诺(Mariano)学的是工程学。Moneo承认，随着他的成长，他第一次被哲学和绘画所吸引;他没有明确的职业要求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把他对建筑的爱好归功于他父亲对这一学科的兴趣。1954年，费了好大劲，他才离开了他那亲密的家庭，到马德里去学建筑。

1961年，他从马德里大学建筑学院获得建筑学学位。他认为他的教授的历史建筑,莱奥波尔多托雷斯Balbas大大影响他还是学生时,他曾与建筑师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萨恩斯de Oiza说:“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以相同的方式与所有的热情Oiza声称他在他的工作。当Moneo完成他的学位后，他去了丹麦的Hellebaeck与Jørn Utzon一起工作，“我看到他，”Moneo说，“作为英雄时期大师们的合法继承人。伍重当时正在澳大利亚设计悉尼歌剧院。1962年回到西班牙之前，穆尼奥说:“我有幸在赫尔辛基被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接待，我游历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回到马德里后，Moneo在意大利罗马的西班牙学院的一个建筑空间竞赛中获胜。他能够将他的罗马之旅与他的新婚妻子——建筑师路易斯·费迪奇的女儿贝伦·费迪奇的蜜月之旅结合起来。“和她一起在罗马真是太棒了，”Moneo说，“她和我一样热爱建筑，但却不是建筑师。”在两年的奖学金资助下，他留在了罗马的西班牙学院，这段时间被他称为“我职业生涯的基础时期”。它使我能够学习、旅行、参观学校、了解泽维、塔夫里、波尔图格西和其他城市，但最重要的是，了解这座伟大的城市对我作为一名建筑师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院的生活使我们与音乐家、画家和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5年回到马德里后，他们在马德里埃尔

维索附近的一间工作室里安顿下来，幸运地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贝伦。同年，他得到了他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设计位于萨拉戈萨的Diestre工厂。第二年，他开始在马德里大学建筑学院任教，并发表有关建筑的文章。在那些年里，他积极参加建筑师的聚会，他们称之为“小会议”，参加的都是最活跃的西班牙建筑师。其中包括来自马德里的Carlos de Miguel、Oiza、Molezun、

Corrales、Garcia de Paredes等，以及来自巴塞罗那的Oriol Bohigas、Federico Correa、Tusquets、Clotet、

Bonet等。外国建筑师也参加了，包括葡萄牙的阿尔瓦罗·西扎，意大利的

阿尔多·罗西(两人后来都是普利兹克奖得主)，以及

美国的彼得·艾森曼和格雷戈蒂。在这些聚会中，Moneo说，“西班牙建筑生活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1968年，他接受了他的第二个重要任务，Urumea项目，一个在

San Sebastian的公寓楼。这也是他的第二个女儿特蕾莎出生的那一年。第三个女儿克拉拉

Matilde将于1975年出生。他用自己的话描述了那段时期:“那些年的学校生活很艰难;1968年的学生骚乱，以及佛朗哥最后几年的政治动荡，使得学术活动变得岌岌可危。这是一场试图让学生理解建筑有趣的战斗，但是渐渐地环境改变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和一群建筑师一起创办了Arquitectura Bis杂志，我的许多作品都发表在那里。“1974年，他在马德里接受了他的第一份工作，Bankinter办公大楼的委托，这是在与Ramon Bescos的合作下完成的。不久之后，他受命为洛格罗诺设计市政厅。“这两件作品可以让我用建筑来表达”愿景,芒尼奥说。1976年，Moneo被邀请到美国，作为访问学者在建筑和城市研究所工作了一年，并在纽约市的库珀联合建筑学院任教。整个家庭的经历是丰富的图书馆、展览、会议、音乐会，当然还有我们的生活。当他们搬回马德里时，他们完全融入了那里的生活。他的妻子贝伦·费迪奇(Belen Feduchi)在与他们创立B.D. Madrid有关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B.D. Madrid是一家致力于当代家具设计和推广的公司。在同一时期，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建筑学院以及瑞士洛桑大学的客座教授。1980年，他成为马德里建筑学院的教授，任期5年。当时，他接受了梅里达罗马艺术博物馆的委托。两年后，位于塞维利亚的

Prevision Espanola建筑也成为了他的项目。1984年，Moneo被任命为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建筑系的系主任，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90年。他和他的家人搬到剑桥，在那里住了五年。

在此期间，Moneo在1990年发表了格罗皮乌斯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讨论了他对美国建筑的看法。他的原则之一是，“今天不可能提出一个单一的建筑定义”。今天对于建筑概念的理解，就像绘画或雕塑的概念一样，包括了以前的建筑，但也包含了许多其他的边缘和不那么边缘的尝试，以应对不同的建筑环境。这引导他探索建筑中的必要性和偶然性的概念。他指出，一个需要建筑的环境是在城市里，“那里的建筑曾经显示出它所有的辉煌，那里的学科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在哀叹那些关心建筑的人已经大大减少的同时，他表示希望他们的队伍能够扩大。在早些时候Kenzo Tange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Moneo提到建筑已经失去了它在过去社会中的重要性，他说:“维克多·雨果说书籍扼杀了大教堂的建筑;这在当时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似乎我们今天可以说，大众传媒传播降低了建筑的相关性。实际上，他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建筑不再是“重要的”符号交流的“蓄水池”，甚至“从最实用的角度看”，也不再是“将其与城市和住房等同起来”的“水库”。他期待着一个理解“建筑的实际生产、建筑的建造所带来的巨大快乐”的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成为“建筑制造者”。一旦建成，他坚持认为这些建筑既不是“过程的结果，也不是图纸的物化”，绝对不是建筑师的专属财产。“一旦完工，”他继续说，“建筑就会有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形象或造型艺术,建筑之间的距离可能是一个艺术家,他的工作是最伟大的…架构意味着这最后的距离依然独自工作,且……工作架构,如果成功,可以抹去建筑师。在哈佛期间，他几乎每个月都去西班牙开发阿托查火车站(Atocha Railway Station)项目。他说:“在哈佛的日子很紧张，尤其是对像我这样把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教学的人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奖励，那就是委托韦尔斯利学院的戴维斯

艺术博物馆。尽管他很想延长在哈佛的学习时间，但为庆祝西班牙92年世界杯所做的准备工作给他的工作室带来了新项目:圣巴勃罗机场在塞维利亚;维拉赫莫萨宫的改建，以容纳蒂森-博尼米萨艺术收藏品;以及巴塞罗那的对角建筑，后者是与曼纽尔·德·索拉-莫拉莱斯合作设计的。1990年回到西班牙时，所有这些项目都在进行中，他把自己的工作室从家里搬到了大约500英尺外的一座独立建筑里。另外两个项目在竞赛中胜出:圣赛巴斯蒂安的Kursaal音乐厅和文化中心，以及斯德哥尔摩的艺术和建筑博物馆，这两个项目目前都在建设中。在那些年里，他已故的兄弟加入了公司，为许多项目提供结构计算。他现在有15位年轻的建筑师在他的工作室里工作，另外5位在不同的项目地点工作。1991年，他被任命为何塞普·路易斯·塞特教授，在哈佛任教，每年春季学期在那里任教两周。Moneo的教学活动已经扩展到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杜兰大学、罗德岛设计学院等美国其他机构的许多研讨会和演讲;在英国的建筑协会学院和伦敦皇家建筑师学院，以及剑桥大学建筑学院;日本国立大学;奥地利维也纳美术学院;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学院;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圣地亚哥的智利庞蒂西亚大学。与此同时，Moneo也作为建筑评论家和理论家发展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文集》将来将在美国的意大利出版。在这些文集中收集到的大多数文本最初是在反对派和莲花杂志以及Arquitectura Bis上出版的。1992年10月，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举办的建筑师作品展览“新西班牙的建筑:当代西班牙建筑”;瑞士卢加诺阿尔特艺术博物馆，1992年9月，艺术博物馆和建筑;西班牙公共交通部长，马德里，1992年10月西班牙建筑十年(1980-1990年);1994年5月，在马德里Bellas Artes博物馆和建筑展。1993年，在维也纳拉斐尔·莫内奥建筑学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unste of Vienna Rafael Moneo, Building

in the City)举办了一场关于建筑师从职业生涯开始的作品的专题展览。同一年的其他展览还包括1976-1992年在瑞士巴塞尔

建筑师博物馆的Rafael Moneo的《建筑与工程》;1973-199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Arkitekturmuseet展览中心的建筑和项目;1994年在芬兰赫尔辛基的芬兰建筑博物馆。建筑师在西班牙的其他作品中还未提及的有:西班牙银行的中央办公室，Jaen (1982-88);马德里的项目包括Tarragona

building建筑协会(1983-92)。在马略卡岛帕尔马(1987-1992)，皮拉尔和琼·米罗基金会;在巴塞罗那，圣塔芭芭拉德瓜达卢佩修道院(1991-94)的

Refectory。在他的著作中，Moneo使用Miro基金会来说明这个地点对建筑的重要性。“我的新建筑试图尊重米罗(Joan Miro)的愿望，”他解释道，“米罗(Joan Miro)希望给马略卡岛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一个年轻艺术家可以工作和研究自己作品的地方(通过仍在家族手中的画作)。”这个地方已经有了一幢老房子和另一幢房子，还有一间由Josep Luis Sert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造的工作室。不幸的是，从那时起，周围的建筑都是高楼大厦，破坏了景观，并从字面上包围了米罗的房产。我决定我的新建筑不应该很高，但应该积极地对周围的世界做出反应。画廊是新建筑的一个关键部分，有点像军事堡垒，保护自己免受入侵的敌人。尖锐而强烈，体量忽略了它的周围环境，或者更好的是，愤怒地回应了敌对的建筑，它们侵蚀了之前美丽的斜坡。景观主要集中在Sert工作室、Miro住宅和

hills。此外，画廊的屋顶被改造成一个池塘，这让我们认为仍然有可能恢复大海的存在。此外，池塘的水增加了基地和社区之间的距离。” Moneo继续说，“建筑属于场地。架构应该是适当的，这意味着它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识别网站的属性。了解这些属性是什么，倾听它们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应该是建筑师在开始考虑一座建筑时的第一步。“其他在建项目(尚未提及)包括巴塞罗那音乐厅(1990年开始)、巴达约兹的Don Benito文化中心(1995年开始)、穆尔西亚市政厅(1995年开始)。在Moneo工作室目前处于设计阶段的项目包括:休斯顿艺术博物馆，德克萨斯(委托1992年)，柏林的波茨坦广场酒店和办公楼(委托1993年)。1992年，拉菲尔·莫尼奥被西班牙政府授予美术成就奖，并于1993年2月被鲁汶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93年5月，Rafael Moneo获得了由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颁发的Arnold W. Brunner建筑纪念奖，1993年6月由西班牙纳瓦拉省的政府授予的Viana王子奖。1993年11月，他被斯德哥尔摩的史考克基金会和皇家美术学院授予1993年史考克视觉艺术奖。1994年4月，他获得了威尼斯建筑学院授予的“Laurea ad Honorem”荣誉称号。Moneo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罗马学院的成员。他是美国建筑师学会和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荣誉会员。

**1997\_Sverre Fehn**

Sverre Fehn在欧洲一直被认为是挪威最有天赋的建筑师。现在，作为199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获得者，他的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世界其他地方将会看到他的才华。大多数建筑作家都把他归为现代主义者，费恩自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现代主义者，但我确实吸收了勒·柯布西耶的反纪念碑和绘画世界，以及北非小村庄的功能主义。”你可以说我是在现代主义的阴影下长大的。我一直认为我在逃避传统的挪威建筑，Fehn说，但是我很快意识到我是在它的背景下运作的。我如何解释一个项目的场地、光线和建筑材料与我的起源有很强的关系。他在美国没有任何建筑作品，但也不是完全的陌生人，因为他是纽约市库珀联盟的客座讲师;位于密歇根州布卢姆菲尔德山的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均建于1980年。他还曾在哈佛、康奈尔和耶鲁大学做过演讲。他的作品于1968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198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建筑协会展出。

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的挪威馆，以及1962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北欧馆，让他受到了国际关注。除此之外，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挪威，也有一些在瑞典和丹麦。他为意大利、法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其他建筑赢得了佣金，但这些建筑都还没有建成。当被问及他的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时，费恩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建筑”，不管是木头还是混凝土，以及“和谐、节奏和诚实地使用”这些“材料”。他称这种建造行为是野蛮的，并详细说明，当我在一个自然环境中完全没有被破坏的地方进行建造时，这是一场战斗，是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攻击。在这次的对抗中，我努力让

这个建筑能让人们更多的意识到环境的美，当看到

这个建筑的时候，我也希望能有一个新的意识去看到那里的美。费恩认为光是另一种建筑材料。这一点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北欧展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建筑由混凝土承重墙组成，有双向的混凝土净空跨度，屋顶上有必要的树干开口。这座建筑实际上是围绕着生长的树木建造的。树木枝叶繁茂，屋顶梁的设计分散了来自太阳的光线，为室内展览空间提供了柔和的光线，具有北欧风格。72岁的费恩是二战后从奥斯陆建筑学院毕业的一代建筑师之一，1949年拿到了毕业证书。当时，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对欧洲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挪威著名建筑师阿恩·科斯莫(Arne Korsmo)，他是斯弗尔·费恩(Sverre Fehn)的好朋友和良师益友。Fehn现在住在Korsmo设计的房子里。科尔斯莫在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建造了挪威馆，他四处游历，认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师。他向他们中的许多人介绍了费恩，包括让·

·普鲁夫。费恩曾有一段时间为普鲁夫工作，正是通过普鲁夫，他遇到了勒柯布西耶。正是在为普鲁夫工作期间，费恩发现了材料和建筑的艺术运用——从埃菲尔铁塔到哥特式大教堂，这些都是法国传统的特色。

Fehn连同Norberg-Schulz、Grung Mjelva Vesterlid,所有其他挪威建筑师的一代,和Jørn潜下心(丹麦建筑师后来成名的悉尼歌剧院、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组织的挪威分公司会议(国际现代建筑大会),称为冰内生物(进步的建筑师组奥斯陆挪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现代建筑运动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却以其所在地区和时代的材料和语言表达出来。

1953年和1954年，费恩获得了允许他住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奖学金，这是很偶然的。在回忆那段时期时，费恩回忆说，是他那一代人疏远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他的城市化世界。密斯·凡·德·罗 对费恩的影响很大。费恩说:“他是我设计的养老院的灵感来源。”作为一名教师，费恩告诉他的学生，他们应该更放松地模仿他们喜欢的设计风格。他详细地说，“我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很多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的建筑，”但是在一次去加利福尼亚的旅行中，我看到了他的一些我从书中熟悉的小房子。就像从一首诗流浪到另一首诗。因此，他对我的影响是公认的，包括那些影响他的人，包括日本人。在法国呆了两年之后，当他回到挪威时，他建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并一直保持至今。以下建筑师协助Fehn: Knut Aasen, Eilef

Bjorge, Per Olaf Fjeld, Tore Kleven, Bjorn Larsen, Truls Ovrum, Jon-Kare Schultz, Tom Wike, Thomas

Willoch, Bruce Bergendorf, Henrik Hille, Ervin Strandskogen。费恩的作品一直被描述为具有诗意。事实上，德国《建筑师》杂志(Der Architekt, 5/94)的一篇采访文章的标题就是《直线诗人斯弗尔·费恩》(Sverre Fehn: A poet of the straight line)。在那次采访中，费恩说:“任何时候你写诗，你都需要在你的思想和语言之间找到平衡。”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扰乱这个想法的本质。建筑也是如此。谁不能把他的诗意的想法变成一个建筑结构，谁就没有建筑的基础。结构是建筑的核心，不能用数字来表达。这是一个建筑师可以讲述的关于生活和人的故事的最初部分。芬最早的建筑之一，1953年位于利勒哈默的手工艺品博物馆，真正地表达了这个国家建筑的新方向。然而，据费恩说，破坏公物和粗心大意已经使这个项目付出了代价。前一年，也就是1952年，费恩与英格丽德·洛伯格·佩特森结婚。1960年，他们庆祝了“盖伊”的诞生。“盖伊”是一名学建筑的儿子，但目前正专注于有关他父亲“作品”的视频制作。

1952年，也就是费恩去摩洛哥学习北非原始建筑的同一年。费恩:我发现了，我就是我所发现的。今天，当一个人访问法国摩洛哥去学习原始建筑，它不是一个探索新事物的旅程。一个承认。接着，他又描述了对位于塔里耶森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住宅元素的识别;密斯凡德罗的

墙;柯布西耶的露台和屋顶。费恩解释说，他在摩洛哥发现了建筑的现实，而不是抽象的形式，正是这种认识导致了他的结论，即建筑本质上是建筑的艺术，即建筑，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他与佩尔·奥拉夫·菲尔德合著的专著《建筑的思想》。在那本书中，Fehn曾说过:“对特定材料的使用不应该通过选择或计算来实现，而只能通过直觉和欲望来实现。”Fehn在无数的采访中说过，“对我来说，没有建筑就没有建筑。”我们用我们的字母材料，如木材、混凝土、砖，来写一个与结构密不可分的故事。诗的思想支撑着结构。”

根据费恩的观点，也许最富有诗意的观点是，人死后可能会有生命。从金字塔到哥特式大教堂，这一理念似乎推动了一些最伟大的建筑成就。费恩一直在用他自己设计的教堂和博物馆来实现这个诗意的想法。最近，他的冰川博物馆，Aukrust博物馆和哈马尔考古博物馆展示了他对形式和材料的全部承诺，但同时，也允许他在设计上自由探索“新视野”。他的冰川博物馆被誉为当代建筑的重要地标。这座建筑坐落在峡湾口约塞特达尔冰川雕刻的平原上。博物馆是陡峭的山坡和峡湾形成的全景的中心，峡湾的顶部是冰川。当你乘船接近遗址时，博物馆的白色混凝土看起来就像山腰上的一块石头，费恩说。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上的岩石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这些岩石是混凝土建筑的灵感来源。在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6/93)中，冰川博物馆被描述为:两个巨大的“楼梯”表达了向高原的向上运动，入口像它们之间的裂缝;室内由屋顶的开口照明;随着我们进一步深入室内，光线逐渐减弱;屋顶的斜度，营造出一种虚假的透视感。外墙的混凝土板与陡峭的悬崖形成了对话，绿色半透明的玻璃与沉重的混凝土形成对比，呼应了冰川崩解后留下的冰绿色残留物。同一份出版物描述了他的哈马尔博物馆(也被称为大教堂博物馆):一个被暂停的旅程，由坡道或更宽的画廊组成，悬于废墟和挖掘之上。它从不干涉远古，总是偏移或与之相切。这种对质揭示了时光流逝的故事，对它的轨迹不变的追求，新与旧的对质在覆盖着不规则开口的玻璃板上更加富有诗意。严格地说，它们没有隔热功能，因为博物馆主要在夏天开放。它们是贴面的，像框架一样重叠在开口上，通过将玻璃和石材巧妙地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强调效果，Sverre Fehn揭示了岁月在中世纪墙上留下的缺口。费恩自己的笔记回忆道:“只有在当下转世，我们才能开始与过去对话。”“”这个想法给了他勇气去面对中世纪的墙和纤细的混凝土柱子，“用强化玻璃片保护废墟中不规则的开口，将现代技术的成果隐藏在层叠的木结构屋顶上。”他在《Byggekuns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一点(2/92)。在阿尔夫达尔的Aukrust博物馆，一堵长长的水平混凝土墙充当了边界线。它的建造是为了容纳该地区土生土长的画家Kjell Aukrust的作品。由于该地区经常遭受格洛马河的周期性洪水，费恩把博物馆建在了河堤上，在洪水期间变成了一个岛屿。建筑的布局以墙为基础。墙的一边是服务区，另一边是展览区。服务区覆盖着一层传统的倾斜到地面的屋顶。展览一侧有许多窗户。脊柱与木柱形成对比，Fehn将其比作挪威的森林，并将其与Louis Kahn关于结构具有空间功能的想法联系起来。

费恩说:“在这个时代，物品似乎比人更重要。物质世界的价值在不断增长，而我们却不再依靠理想或宗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否认了“死亡”——通过为我们的所有物——那些过去的和现在的——建造博物馆。1971年，他成为奥斯陆母校的建筑学教授，并在那里任教至1993年。除了在美国的演讲，1954年，费恩还在芬兰的伊玛特拉建筑大会(Imatra，

Finland)上发表过演讲;Vasa大学，芬兰，1964年;1967年和1970年丹麦奥尔胡斯建筑学院;1967年斯德哥尔摩建筑协会;1970年和1979年特隆赫姆大学建筑与设计国际实验室位于意大利乌尔比诺;1979年在法国布雷斯特地理建筑学院;1981年和1982年在伦敦建筑协会工作。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巴黎讲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和罗马。在宣布Fehn获得199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同时，意大利维琴察的Palladio将于4月18日在大教堂举办Fehn作品回顾展。意大利米兰的Electa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建筑的新书，计划同时出版。他的国际推广活动包括1965年在法国举办的“美术画廊”(Galerie des Beaux-Arts)展览，以及1952年的“国际现代建筑大会”(CIAM);1957年巴西圣保罗建筑双年展;1964年芬兰瓦萨大学;1973年在挪威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1981年在奥斯陆的帕拉迪奥画廊，1982年在卑尔根艺术节。1992年，他参加了芬兰赫尔辛基、丹麦哥本哈根、挪威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雷克雅未克、西班牙马德里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北方五大家”展览。Sverre Fehn的项目于1995年在罗马、那不勒斯、

Milan和瑞典哥德堡展出。他还在1992年和1996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1993年6月，著名的法国出版物《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赞扬了Fehn的几个项目，并补充说，通过他的作品，现代挪威建筑获得了真正的艺术地位。除了他的许多博物馆项目，费恩还建造了许多私人住宅。他不认为他的房间应该决定人们如何在那里生活。他解释说，在任何项目的开始，他都会与客户讨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网站。然后我研究地图、照片和场地的地形，他说，我可能会做一个模型。只有当我对建筑的梦想有机会在我的脑海中成长之后，我才会去参观这个地方.

1991年，Fehn在瑞典Norrkoping地区建造了250个不同大小的度假屋和2个高尔夫球场的竞赛中获胜，这个地区曾经有一个美丽的小城堡叫做Mauritzberg。Fehn说，进一步的技术要求是“我们使用非传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墙壁将由10%的粘土和

90%的稻草，组成类似于摩洛哥的泥屋，但比例不同。屋顶是由精细切割的板构成的拱顶，这些板是用缺口和螺钉拧在一起的。房子后部、中庭甚至部分内部的巨大玻璃墙使房子看起来非常透明。由于这种独特的建筑材料，这座房子被称为生态住宅。Fehn已经完成了许多其他的住宅项目，包括在Ski的房子，Villa Kiso，

Brick house, C. Bodker house, a . Bodker house, Sparre house, Underland house, Villa

Busk和Schreiner house。对于后者，著名作家兼教师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称之为“费恩向日本致敬”(Fehn’s homage to Japan)，它是一个l形的宫廷结构，但其内部体量的大部分“落在一个矩形内”。一个开放的木框架围绕着基本的三面棱镜，而没有任何日本特色被照搬，除了未经开凿的岩石基座外，周边的柱子承担着它们的承重，暴露的木缝的丰富展示几乎不能更接近于shoin的建筑精神。Fehn的最新项目之一是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剧院的扩建，该剧院被描述为具有大教堂般宏伟宽敞的特点。有趣的是，和许多其他建筑师一样，包括普利兹克奖得主弗兰克·盖里，

Fehn也参与了艺术展览的设计。在Hovikodden的展览中，来自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墓地的五个真人大小的陶俑，两匹马和弓箭手，Fehn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展览，让人感觉陶俑和其他成千上万的陶俑被发现时的感觉。

费恩的计划在展览中心设计了一个高的镜面塔，其两侧平行于博物馆的墙壁。墙壁也被镜面反射，使得那几个人影的倒影不停地来回反射，形成了他们曾经是其中一部分的军队。随着这些年来Fehn的工作进展，他对北欧光线的质量，以及建筑与场地的关系变得更加敏感。最近，他在不同的项目中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强调建筑材料的选择，在木材中加入混凝土和钢材。在他最近的设计中，他似乎把过去的一切都统一起来了——直到他的作品成为每个人的灵感源泉。

**1998\_Renzo Piano**

伦佐皮亚诺是一位男士,他的工作是重塑建筑项目分散,从混合使用塔在悉尼,澳大利亚英里长的关西空气终端在大阪湾人工岛,日本重建的总体规划在柏林波茨坦广场或Beyeler基金会博物馆巴塞尔瑞士。即使是这样的全球跳跃也不代表这位伟大建筑师的全部作品或巨大作品。伦佐·皮亚诺的项目不仅包括住宅、公寓、办公室、购物中心、博物馆、工厂、车间和工作室、航空和铁路、展览、剧院和教堂等建筑;还有桥梁、轮船、轮船和汽车，以及城市规划项目、重大的翻新和重建，甚至是一个关于建筑的电视明星。

1937年，他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的一个建筑工人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四个叔叔和一个哥哥都是承包商，他承认自己也应该成为一名承包商，但他选择了建筑。皮亚诺宣称他的建筑有一个重要的遗产——对建筑的热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做”的文化，是在一个建筑者的家庭中长大的结果。17岁时，他向父亲提出上建筑学校的想法。“为什么?你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吗?”你可以成为一名建筑工人，”这是他父亲永远不会忘记的回答。也许这就是“伦佐钢琴建筑工作室”这个名字的由来，而不是“钢琴建筑师与协会”。皮亚诺解释说:“我们不仅在那里设计东西，我们也在那里制造东西，并对它们进行测试。将一些行为与观念结合在一起，让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像家庭的卖国贼了。这个名字也是一种协作和团队精神的刻意表达，渗透在我们的工作中。“建筑工作室成立于1980年，现在在巴黎、热那亚和柏林设有办公室，在这三个地方雇佣了大约100名员工。1964年从米兰理工学院建筑学院毕业后，他在父亲的

建筑公司工作，在弗朗哥·阿尔比尼的指导下进行设计。除了他15世纪的偶像布鲁内莱斯基之外，他还向法国的 让·普鲁夫 致敬，并与之建立了友谊。在此期间(1965-70年)，他在费城的 路易斯·卡恩 办公室工作，在伦敦的马考斯基办公室工作。他承认，另外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皮尔•路易吉•涅尔维(Pier Luigi Nervi)，尽管他们来自远方。当他还在米兰读书的时候，他娶了一个在热那亚上学时就认识的女孩Magda Arduino。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卡罗出生于1965年。他现在是一名记者。三年后，他的另一个儿子

Matteo成为独立的工业设计师;第三个孩子，女儿Lia，今年25岁，正在从事建筑方面的职业。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在1969年设计大阪70年世博会的意大利工业馆。他已故的兄弟，Ermanno，在他1993年英年早逝之前，建造并安装了这个展馆和其他一些项目。

世博会项目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包括另一位年轻的建筑师

理查德·罗杰斯，他出生在佛罗伦萨，是英国人。这两位建筑师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当一家工程公司建议他们一起参加巴黎蓬皮杜中心(也被称为Beaubourg)的国际竞赛时;他们做到了，并且赢了。其结果是在巴黎市中心有10万平方米(超过100万平方英尺)，专门用于具象艺术、音乐、工业设计和文学。在它开放的20年里，超过1.5亿人参观了它，平均每天超过2.5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无论是巴黎人还是国际媒体。罗杰斯和皮亚诺都成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通常被描述为“高科技”，Piano更喜欢其他的修饰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布尔原本是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城市机器，一个可能来自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书中的生物，或者是一艘看起来不太可能在干船坞里的船。”波堡是一个挑衅，一个恰当的描述我的感受，但没有

消极的内涵，就设计的质量和背后的原因而言。博布尔是一种双重挑衅:对学术主义的挑战，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形象的拙劣模仿。将其视为高科技是一种误解。”介绍这本书,伦佐皮亚诺,建筑和项目1971 - 1989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建筑评论家保罗Goldberger写道,“像任何艺术家产生一个庆祝工作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在伦佐皮亚诺在许多方面已经比解放的中心波堡,主要被称为建筑师安装这个巨大规模的高科技恶搞到巴黎的心脏。然后提到了最近的一些项目，比如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梅尼尔收藏博物馆(Menil Collection museum);6万个座位的意大利巴里足球场;而位于意大利都灵附近的大型菲亚特工厂的多功能综合体，戈德伯格继续说道:“在所有这些项目中都存在着‘轻的、抗拉的质量和明显的对技术的热爱’。但是在波堡，技术的表达是广泛的，而不仅仅是一点讽刺，在波堡之后的建筑中，技术的表达是更直接、更安静、更有创造力的。波布尔计划需要在巴黎生活多年，而皮亚诺的婚姻是这个计划的牺牲品之一。他的妻子更喜欢住在热那亚，所以他们分居了。1989年，当Emilia (Milly) Rossato来到他的Renzo Piano建筑工作室工作时，他遇到了她。他们于1992年结婚，当时的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许多危机中都支持建设布尔机场。他们住在巴黎，办公室就在隔壁，离蓬皮杜马莱区只有几个街区。事实上，他们把时间分别安排在巴黎和热那亚之间，频繁地前往他在世界各地的许多项目。

1995年，皮亚诺应邀整修蓬皮杜中心。这个地方的受欢迎程度已使它付出了代价。图书馆和展览空间正在扩大，公共空间也在重组。计划要求在新千年前夕，即1999年12月31日，重新开放。与Beaubourg项目密切相关的另外两个项目是IRCAM的扩建和Brancusi工作室的重建，这两个项目都位于同一个中心蓬皮杜广场。前者的首字母在法语中是

(皮埃尔·布列兹的音乐研究所的缩写)，而该研究所实际上是附属于蓬皮杜的。为了最大限度地隔音，IRCAM公司最初在广场下挖掘了一个空间，用于各种各样的声音实验室和工作室。唯一可见的证据是有一个玻璃天花板和通风系统的一些元素。对更多空间的需求，以及强调学院的角色和形象的愿望，促使扩建部分包括一个六层楼高、三层楼低的塔楼。它填补了广场边缘两个现存建筑之间的一个角度。康斯坦丁·布兰库西去世后，他的遗嘱把他所有的作品——雕塑、素描、油画、摄影——都遗赠给了法国，条件是这些作品必须留在他的画室里。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工作室所在的地区被拆毁，为其他东西让路。皮亚诺的任务是在蓬皮杜中心广场重建勃兰古斯工作室。“我们所做的，”皮亚诺说，“是再现一种感觉，即被由许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作品组成的艺术爆炸包围着。”1982年，已故的约翰的遗孀多米尼克·斯伦贝谢·德·梅尼尔(Dominique Schlumberger de Menil)与皮亚诺联系，在休斯顿设计了一座博物馆，收藏了梅尼尔(Menil

)收藏的1万件原始和现代艺术品。完成于1986年，获得了普遍的高度评价，并经常被引用为钢琴的最佳作品。体现了“博物馆村”的概念，即它是由几栋建筑组成的，建筑体量很大，但不具有纪念意义，并不比周围的小房子高。墙是用厚木板搭在金属框架上建造的。

也许梅尼尔作品集最显著的特点是展览空间的屋顶，由重复的模块化元素组成，被称为“树叶”。“每一片叶子都是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的非常薄的部分，与一个钢架梁相结合。它们能有效地起到屋顶、通风和照明控制的作用。皮亚诺在他的名为《日志》的书中说:“矛盾的是，梅尼尔的收藏以其伟大的宁静、平静和低调，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比波堡要‘现代’得多。”波堡的技术面貌是拙劣的模仿。用于Menil

系列的技术甚至更先进(在结构、材料、气候控制系统方面)，但它并不炫耀。“大约五年后，皮亚诺被要求为这个博物馆村庄增加一个小画廊(大约11000平方英尺)，以容纳塞·托姆布雷的绘画和雕塑的永久展览。”Cy Twombly画廊由朴素的材料建造，外立面是赭色的混凝土，建筑完全用于展览空间，地板是天然的美国橡木。大楼里所有的画廊都被自然光照亮(除了中间的那个)。屋顶采用了一系列叠加层的形式来过滤光线。最上面一层是金属格栅，然后是一层太阳能偏转板和一层固定天窗。展览空间的正上方是一层织物。所有控制导流板的系统都是电子的。就在他开始设计休斯顿德梅尼尔(Houston de Menil)时装系列的前一年，他受聘改造位于巴黎郊区的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工业工厂。该公司制造了流体测量系统，包括一个探测地下石油存在的装置。机械设备正在被电子设备所取代。皮亚诺的计划要求拆除旧车间的一部分，那里有一个停车场，可停放一千辆汽车。原来的一些建筑保留了下来，但被改建为办公室和实验室。。虽然巴黎的电子工厂和休斯顿博物馆是完全不相干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多米尼克·德·梅尼尔(Dominique de Menil)是法国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家族的一员，后来结婚并移居德克萨斯州。

1979年，意大利政府电视网(RAI)制作了一档教育电视节目《仁人家园》(Habitat)，由皮亚诺主演。皮亚诺表示:“我们开始向非专业观众解释建筑原理、一些关于结构和材料的简单实验。我试着不被建筑吓倒，解释说这个世纪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因为它发展了奇妙的建筑机器。但是，过程的创新并不一定需要高技术的建筑。今天几乎没有什么能与15世纪教堂的结构和形式研究相提并论。IBM公司邀请Piano公司为他们提供一个参观欧洲20个城市的旅游展馆，以展示新技术的奇迹。他们希望它是独立的，有自己的亭子，可以建在城市公园里。钢琴解决方案是由34个拱门，每个由六

金字塔元素的聚碳酸酯。组装后，它长48米(154英尺)，高6

米(20英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150万人见证了它。开始于1988年的林戈托工厂改建是另一个主要的钢琴项目。建于1920年代的菲亚特汽车制造厂，是欧洲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量产工厂。这座建筑长500米(约1000码或10个足球场)，五层楼高，屋顶上有一个汽车测试轨道，是都灵城的一个巨大的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这家工厂退休了。关于它，皮亚诺说，“我相信它是伟大的制造业纪念碑之一，值得热爱的修复，就像任何伟大的建筑作品一样。”这也是皮亚诺负责城市空间规划的第一个项目。该计划提供了一个多面的未来，作为一个技术和贸易展览会、大学、公园、展览和会议空间和礼堂的中心，实际上是一个能容纳2000名观众的音乐厅。令人惊讶的是，除了结构之外，屋顶上还有一个“泡泡”，这是一个供高层会议使用的球形房间，“完全透明，视野开阔。”为了庆祝发现美洲500周年，热那亚举办了哥伦布国际博览会，皮亚诺作为一个项目，对旧港口地区的城市填海进行了持久的干预。“这是一个伟大的机会，”皮亚诺说，“把这座历史名城从腐朽中拯救出来。”具有永久价值的工程可以在世博会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他的工作包括重组和重建棉花仓库(建于19世纪)，四个保税仓库从17世纪，和另一个

最近的仓库，米罗。几个新建筑是一个水族馆，它已经成为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港口办公室，和Bigo，描述为一个巨大的吊杆，作为世博会的象征，并支持一个张力结构的庆祝活动，以及全景电梯乘坐。

另一个主要的钢琴干预是引用，国际在里昂，法国。罗讷河沿岸约15公顷(37英亩)原本是一个国际博览会的场地，现在正被改造成一个综合用途的综合体，其中包括办公楼、会议中心、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并将拥有一家酒店、一家赌场和多屏幕电影院。这是钢琴第一次在建筑物上使用“双重外皮”。他解释说:“建筑的保护层是由陶土覆盖的，它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赋予了建筑温暖的颜色和精致的纹理。面板的外层由玻璃板组成。其中一些可以打开，像天窗一样打开枢轴。在两个表面之间，间隙充当热交换，减少能量损失。建筑玻璃外壳的反射使得建筑的外观随着光线的强度、颜色和方向的变化而完全改变。由于综合体中的所有建筑都将以这种方式面对，它将赋予综合体必要的统一性(而不是统一性)，使这个地方具有强烈而独特的特征。意大利巴里的圣尼古拉体育场是为1990年的世界足球锦标赛而建的。皮亚诺说:“体育场是用混凝土这种基本材料建造的，已故的奥雅纳建筑事务所结构工程师彼得·赖斯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支架和梁的形状清楚地揭示了结构的模块化。整个体育场的椭圆形是由26片花瓣组成，每片花瓣由310个月牙形元素组成，由混凝土预制而成。在这一水平之下，每个部门仅由四根支柱支撑。虽然这些支撑物相当大，但是元素的曲率给结构提供了动力，并使花瓣从倾斜的地面上升起，就像漂浮着一样。花瓣之间的间隙让光和

的颜色的景观进入体育场，给层次一个外向的性格。凹形结构，尤其是挤满人的时候，容易引起幽闭恐怖症。我相信垂直切割所达到的透明度降低了这种效果，并有助于更轻松地享受这项运动。皮亚诺解释道:“我对透明度的坚持经常被误解，被解释为对建筑‘空间’的不敏感。”用我们这一行的行话来说，说你没有空间感是最卑鄙的侮辱。对于许多人来说，空间是不存在的，除非它被精确地、牢固地限定了。这是一个让我不安的空间概念。它感觉就像填满了一块三明治的砖头，一层空气被挤进了它周围的墙壁之间。我对

space有一个不那么令人窒息的想法:建筑的空间是一个微观世界，一个内在的景观。“当然，空间是由体积组成的，高体积和低体积，压缩和膨胀，平静和紧张，水平面和斜面。它们都是用来激发情感的元素，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元素。我认为与空间的非物质元素一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是我的建筑的主要潮流之一。“哥特式的大教堂带着它的空间直插云霄，将罪人的灵魂向上牵引。它还通过细长的窗户将光线射进黑暗的教堂，以及透过彩色玻璃滤出的颜色，来激发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职业回归它的能力——通过创造戏剧化的空间、宁静的空间、参与性的空间、隐蔽的空间来激发情感。选择与设置的功能和用途有关。如果你在设计一个博物馆，你应该提供沉思。光是完美的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冷静、平和，甚至是一种与欣赏艺术作品有关的撩人气质。这是一天，恩斯特·贝耶勒(Ernst Beyeler)转述马蒂斯(Matisse)的话，向

me提出的问题。

贝耶勒是一位瑞士艺术品收藏家，他邀请我在瑞士瑞亨(靠近巴塞尔)一座国有公园的树林中创建了一座博物馆。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是一个细心、亲力亲为的客户，他希望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其结果是贝耶勒基础博物馆，这是一个围绕四个长度相同的主墙建造的建筑，朝向南北方向，与边界墙平行。这些墙有不同的高度，其中一个延伸到公园，成为一个低

的墙，引导游客进入入口。透明的悬挑屋顶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建筑本身，延伸到围墙之外。所有的墙壁都饰有

石，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外观与巴塞尔大教堂的红砂岩相似。由于当地可买到的石材年久失修、剥落严重，可能会导致持续的维护问题，经过广泛的搜寻，一种材料从阿根廷运来。在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作品中，位于法国巴黎的Bercy 2购物中心，Piano说:“当客户认为他们的屋顶设计太传统时，我们从另一个工作室继承了这个项目。”我们不得不接受结构网格、通道、服务和停车的限制，这些限制已经被制定出来了。客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希望他的购物中心是可见的，以吸引注意力。一定程度的厚颜无耻是必要的。由于它位于高速公路的交汇处，我们模仿高速公路的曲线，就像在里昂一样，我们的灵感来自于河流的弯曲。以这种方式接近，结构开始软化，变得圆润，

，直到它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陨石的外观。一旦我们确定了支撑结构和这个复杂的三维轮廓之间的关系，就成了确定屋顶最佳材料的问题。我们决定用不锈钢板，让伯希最后看到一艘闪闪发光的飞艇。”

法国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在巴黎建造220套名为Rue de Meaux住宅的公寓，在这个项目中，

Piano承担了建造低成本住宅的挑战。“这个项目吸引我的地方，”

Piano说，“是超越庇护所、舒适和功能性可用空间的想法。我想展示的是，即使是有限的资金，也可以生产出充满光线、绿色植物和装饰的房子。该建筑有六层楼高，围绕着一个庭院，庭院里种着草、低矮的灌木、桦树和鲜花。长方形的短边被两个允许进入室内庭院的垂直切口所打断。皮亚诺进一步解释说:“这个项目最初的条款要求修建一条穿过建筑群中部的公共道路。我们礼貌而坚决地反对这个想法。家应该是和平与宁静的避难所。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和参与的可能性降低了?恰恰相反。真正的社交就在这里，在这个公共庭院里，所有的居民都可以散步、读书、聊天。位于巴黎郊区的汤普森光电子工厂被指定为一个没有其他建筑的场地，土地是平坦的，没有特别的植被。随着技术的变化，生产电子设备的公司必须能够不断地重新确定其需求。目前还不清楚这座建筑最终会有多大，也不清楚如何分解其中的各种功能。因此，Piano创造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使用一个跨度近15米(大约50英尺)的高拱形元素作为基本的建筑模块。使用这些的倍数，

工厂的规模是非常灵活的。在参加位于日本大阪的关西航空候机楼的竞标之前，皮亚诺告诉我，他要求

客户到现场参观。有一个尴尬的时刻，但是日本人非常礼貌的带着钢琴乘船旅行。在大海的某个地方，他们问机场将建在哪里，他们的主人回答说:“在这里。”由于大阪没有机场，当局决定在海湾为它建造一座人工岛。这个岛将有15平方公里(大约5平方公里)。5平方英里)。“与Ove Arup & Partners的机械工程师Tom Barker一起，”Piano说，“我们研究了气流，从气流中可以形成航站楼的屋顶。”在横截面上，屋顶是一个不规则的拱(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同半径的拱)，这样的形状可以将空气从航站楼的乘客一侧引导到跑道一侧，而不需要封闭的管道。挡板开着，引导空气沿天花板流动，并反射来自上方的光线。我们创造了一个空气动力学的天花板，它不关心外部空气的流动，而是内部空气的流动。关西是一种精密仪器，是数学和技术的结晶。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可识别的地标;它有一个清晰而简单的形状，毫不犹豫地宣告着自己。“这是一个起伏的、不对称的线条结构。它像滑翔机一样在岛上蔓延——这是地面和飞机之间缺失的一环。在没有其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唯一影响其体积的因素是飞机所占的空间和机动性。平面决定了形式、功能和外延。他们是这个岛真正的主人。我们向这些当地的“神器”致敬，起点处有42座乘客登机桥，延伸1700米(约1900码)，每天能运送10万名乘客。关西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它是三座连在一起的灵阁。1995年1月，神户发生了地震。关西距离震中的距离和神户一样远。电击的强度是一样的，但是皮亚诺报告说，“关西没有任何损伤，即使是碎玻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验室和工作室(也被称为伦佐皮亚诺建筑工作室)成立于1989年，位于热那亚西部海岸沃尔特里和维西马之间。它栖息在岩石上，四周环绕着大海，一半是岩石，一半是船，事实上，这个地方被称为蓬塔中殿:船岩。“在这里，我找到了平静，”皮亚诺说，“寂静和专注——所有这些对我个人的工作方式至关重要。”创造是困难的，但让自己处于正确的状态去创造就更困难了。你需要平静，但也需要紧张;冷静，但也有活力;时间，还有速度。皮亚诺急忙补充说，这个办公室不是隐居之所，首先是因为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这里工作，同时也因为这里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实时交流。工厂坐落在山脉和大海之间，坐落在阶梯式的斜坡上，几乎全部由玻璃制成，看起来非常像海滨城市这部分共享山坡的温室。这些植物里里外外，与工作空间融为一体。在世界的另一端，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米阿，皮亚诺正在建设齐保文化中心，他将其描述为“我在其他领域进行的众多尝试中最鲁莽的一个”。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个项目解决了用现代语言表达太平洋传统的困难。他的概念是一个真正的村庄，由10个不同大小和功能的结构组成，最大的有9层楼那么高。中心的十个建筑被组织成三个村庄:一个用于展览;另一个是供行政人员、历史学家和其他办公室使用的;第三种是创造性活动，如舞蹈、绘画、雕塑和音乐。正如皮亚诺所说，这些建筑是“一种与环境和谐关系的表达，是当地文化的典型”。它们是弯曲的结构，类似于棚屋，由木托梁和木肋建造;它们是外观古老的容器，其内部配备了现代技术提供的所有可能性。圣乔瓦尼·罗通多的僧侣们的管理者Padre Gerardo找到Piano，要求他为越来越多的朝圣者设计一座寺庙，这些朝圣者是来参观Padre Pio(一位以圣蒂玛塔而闻名的修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皮亚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主意太吓人了。但是三个星期以来，他收到了来自Padre Gerardo的传真祝福，直到他同意了这个项目。皮亚诺的理念是，Padre Pio朝圣教堂将“从大山边的石头中跳出来”。墙壁、木架、支撑拱门和覆盖屋顶都将用当地的石头建造。主跨度超过50米(超过150英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长的石拱。“教堂的圆顶不会很高，事实上，直到游客离得非常近才会看得见。一个平缓倾斜的庭院可以容纳3万人;另外6000名士兵可以进入教堂。皮亚诺说:“城市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们是慢慢创造出来的。”“建造一座城市需要500年的时间，”我们(一群建筑师参与其中)被要求在“仅仅5年”的时间里重建柏林的一大片土地。他指的是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这是柏林被战争摧毁的一部分，位于东西柏林之间，离国会大厦不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是城市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Piano在竞赛中胜出，为这个区域制定了一个总体规划，当这个规划完成后，这里将成为大约4万人的家和工作场所。随着人们被吸引到这里的各种活动中，这个数字每天将会翻倍。广场将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各种住宅，包括酒店、办公室、餐馆、剧院和赌场，以及公共艺术的使用。德比斯大厦是戴姆勒-奔驰公司的子公司的办公楼，负责管理这一项目，是Piano公司计划于1997年10月完成的八座建筑中的第一座。在阿姆斯特丹，国家科学技术中心建在一条隧道的入口上方，隧道从港口下面穿过，在一个没有多余空间的国家里，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如果底部的博物馆”,解释了钢琴,“有汽车向下进入海底隧道,建筑物的一侧,不对称,是诱发斜坡相反的运动,以行人倾斜的屋顶,复杂的公共广场与城市的一个视图。“内部被组织在不同的水平上，斜穿过建筑，提供了约12000平方码的展览空间。”

正如已经指出的，伦佐·皮亚诺的作品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需要很多的书来充分地描述各种各样的项目。这是一个粗略的调查，只有几个

他们连同一些钢琴的评论和描述。但必须提及一些仍在进行中的其他主要工程:在德国斯图加特新建的奔驰设计中心;罗马的新礼堂由三个独立的音乐厅组成，可容纳2700、1200和500个座位;澳大利亚悉尼，办公和住宅的混合使用塔;还有一个新的总体规划:改造和扩建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他的。

1999

“我相信，”诺曼·福斯特爵士解释道，“最好的建筑来自于所有组成建筑的元素的综合:支撑它的结构;允许它工作的服务;建筑的生态——是否自然通风，是否能开

窗，采光质量如何;所用材料，其质量或明度;空间的特征;形式的象征意义;建筑与天际线或街景的关系;以及建筑在城市或乡村中显示其存在的方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无论你是在创造一个里程碑还是遵从一个历史设置。成功的架构处理所有这些事情以及更多。“凭借这样的设计理念和世界各地丰富多样的作品，诺曼·福斯特爵士被授予1999年普利兹克建筑奖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他3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获得了165个奖项，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高荣誉。其中最负盛名的有1983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颁发的皇家建筑金奖，由女王授予。1991年，他获得了法国的大奖章，1987年，他获得了日本的设计基金会奖，1992年，他获得了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的Arnold W. Brunner纪念奖，1994年，他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AIA)金奖。他在1990年女王生日庆典上被授予爵士头衔，并在1997年被女王授予荣誉勋章。从1964年他设计的第一个极简主义风格的玻璃泡泡(这是一栋部分挖入康沃尔的建筑物，被命名为“驾驶舱”)，到花旗银行(Citibank)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位于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伦敦大楼，诺曼爵士一直走在科技的前沿。但诺曼爵士从不喜欢“高科技”这个标签。“是的，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传统的——他使用结构来创造空间，对技术的依恋从未超出项目的“适宜范围”。福斯特说:“自从人类走出洞穴以来，他一直走在科技的前沿，总是在挑战极限。”“技术是文明的一部分，作为反科技者……就像是对建筑和文明本身宣战。”建筑的历史是技术史，建筑的传统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我能在我的一个项目中对“光之诗”产生一些激情，那么我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欣赏水利工程的诗歌。他进一步承认了对“材料”的尊重，这让人想起了艺术和工艺运动。如今，Foster and Partners在伦敦、柏林和香港设有工作室，雇佣了约500名员工。在柏林，一项重大工程即将开花结果，那就是重建德国国会大厦。在香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甚至可以从卫星上看到)位于赤鱲角岛，最近由该公司建成。福斯特称这个耗资200亿美元的项目是“一座水平的大教堂”。他进一步表示，希望他的机场能给旅行带来一些“节奏感”。

从香港和早前于1991年竣工的位于英国斯坦斯特德的第三个伦敦机场来看，他正在取得成功。他讲了一个故事，当女王打开城堡时，一名当值的警卫对他说，他一生都在守卫城堡，但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建筑可以是美丽的。在Stansted，一个轻量的屋顶似乎漂浮在“公路、铁路和空中交通模式的交汇处”，这是福斯特“雨伞建筑”概念的另一种变体。这种轻量化的屋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福斯特彻底颠覆了机场的传统设计模式。“在斯坦斯特德之前，”诺曼爵士解释道，“那个模型的结构是……在屋顶和天花板上承载大量的管道系统，以及大量的人工照明。”人工照明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更多的冷却，需要越来越大的管道和更大的制冷设备。所有在天花板和屋顶上的设备都必须在结构上支撑，所以结构必须是巨大的。这不仅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而且是难以置信的能源浪费。他进一步阐述道:“通过把所有的服务和运输环节放在广场下方，在地面上，他们很容易进入服务和改变。”这样一来，屋顶不仅重量更轻，而且还能起到控制光线的作用。斯坦斯特德机场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机场的典范。福斯特律师事务所的伦敦总部被描述为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为400多名不同项目的工作人员服务，所有人(包括诺曼爵士)都在一间可以看到泰晤士河美景的大房间里工作。从阿尔伯特大桥旁边的Thamesside基地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全景，Foster and Partners的设计理念是“工作场所可以是一个愉快的环境”。“福斯特的家在工作室的楼上。他的妻子埃琳娜·奥乔亚(Elena Ochoa)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西班牙精神病理学教授，他最近和她生了一个女儿，名叫保拉(Paola)，现在9个月大。他的第一任妻子温迪于1989年去世。他有四个儿子。Ti、Cal和Steve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在追求自己的事业。他最小的儿子杰伊(Jay)今年13岁，住在家里。福斯特将公司在处理多个项目上的成功归功于工作室内部非凡的沟通。“这里有一种真正的连续性，”他说，并补充道，“我与4位合作伙伴合作了25年。”一些年轻的导演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2-15年。在许多方面，诺曼爵士的传记接近于一个真实的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它当然是那种伟大的小说和电影故事的传记材料。

1935年，他出生在英格兰曼彻斯特郊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在那里他从事任何职业的可能性都很小。“事实上，”诺曼爵士说，“在我长大的那个社区，如果有人说我将成为下一任教皇，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他就读于当地的一所高中，并进入了建筑学院，在那里他师从了保罗·鲁道夫、谢尔盖·切尔马耶夫和文森特·斯库利。在耶鲁大学期间，他遇到了奖学金同学 理查德·罗杰斯，还有一位老师，已故的 詹姆斯·斯特林 爵士(他于1981年成为普利兹克奖得主)。福斯特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建筑学硕士学位，然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游历，参观芝加哥学派的作品，密斯·凡·德·罗，甚至与路易·康会面。他参观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几乎每一个项目，以及包括查尔斯·埃姆斯在内的许多人的“工作”。埃姆斯在建筑中使用标准组件“也会产生影响”。在加州期间，他曾在卡尔·沃内基和安申&艾伦的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负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克鲁兹分校的新校区等项目。

1962年回到英国后，他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会合，并结识了两位建筑师姐妹——温迪·

(Wendy)和乔吉·奇斯曼(Georgie Cheesman)，前者最终成为福斯特的妻子。温蒂、乔治、罗杰斯和

福斯特在1963年组成了他们的第一支球队，称为“第四队”。他们的第一个产品是前面提到过的“驾驶舱”。康沃尔郡费奥克的克里克·凡恩家紧随其后，几乎是立刻就到了。它的设计目的是在开发景观的同时保持对生态的关注。它以skylit画廊和景观屋顶为特色，并获得了RIBA颁发的奖项。1965年，第四团队在斯文顿为Reliance Controls设计了一座3万平方英尺的工厂，获得了国际认可。作为一个转折点，该项目是福斯特的第一座钢结构建筑。根据诺曼爵士的说法，“项目的经济现实决定了对速度和灵活性的需求，迫使我们改变了建设方法。”他的设计提出了一系列的亭台楼阁，与一系列的玻璃幕墙庭院相联系，以及地板上的服务管道，但事实上，只建造了第一阶段。它由灵活的可移动的墙壁组成，下面是伞状的屋顶。外墙由涂塑瓦楞钢、白漆支柱、横梁和交叉支撑组成。第四分队于1967年解散，

诺曼和温蒂成立了福斯特律师事务所。成立福斯特公司后不久，佛瑞德·奥尔森有限公司成为一个重要的客户，需要为他们的船运公司重组他们的伦敦码头设施。福斯特为他们解决的问题包括一个新的设施中心，一个新的客运码头，新的货物装载设施和行政办公室，最后是新的仓库。尽管当时的解决方案非常出色，但其他因素决定了这些建筑在1980年和1988年被拆除，为金丝雀码头的再开发项目让路。1968年，福斯特遇到了巴克敏斯特·富勒，后者邀请福斯特与他合作塞缪尔·贝克特剧院项目。这是一段长期友谊和合作的开始，这种友谊和合作一直持续到富勒1983年去世。福斯特和富勒共同参与了贝克特剧院以外的几个项目。其中一个就是气候办公室，它是根据圣路易斯气候和蒙特利尔世博会的资料建立起来的(这是富勒早期的一些作品)。富勒去世的时候，他和福斯特正在讨论一个自治的房子。尽管这些项目一个也没有完成，诺曼爵士还是这样评价富勒:“巴基让你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此时，

福斯特正在为瑞士再保险公司从事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于他与富勒的合作。世界上第一座充气办公大楼是由福斯特公司在1970年建造的，用来容纳大约70名从事计算机技术工作的员工，为期12个月。由尼龙和pvc面料、半透明的信封封闭空间200 x 40英尺在55分钟膨胀,锚定在周边梁铺设表面直接公司的停车场。电气和电话布线上的光束照明提供了访问支柱和通讯。在三年内，他设计了另一座具有突破性的建筑——IBM Pilot总部大楼。该工程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费用不得超过最便宜的临时建筑。这些参数得到了满足，甚至更多。他证明了他可以用比客户支付的临时宿舍更少的钱建造一些永久性的东西。单层的办公室覆盖着反光玻璃，至今仍在使用。此外，他的理念是将计算机和办公室安置在同一栋建筑内，并按要求为机器提供楼层入口(以前，计算机被隔离在它们自己的结构中)。“那时候，”福斯特回忆说，“计算机被视为神圣的机器，传统的做法是为它建造一种‘教堂’。然而，实际上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插入楼板顶部的凸起的地板。由于有了凸起的地板，建筑变得非常灵活，能对变化做出反应。在这个项目中，集成再次成为了设计过程的一部分。”

IBM大楼建成后不久，其位于伊普斯维奇的中世纪街道格局激发了另一座办公楼的灵感，那就是威利斯•法伯和杜马斯的总部大楼。该公司最初是一家家族企业，希望恢复在其成长过程中被侵蚀的强烈的社区意识。该建筑的概念将整合公司的社会问题和技术。建筑不同寻常的弯曲玻璃立面遵循基地的轮廓。建筑有三个开放的办公楼层，共可容纳1200人，其中有一个中庭，一个屋顶餐厅和花园，以及一个地面游泳池。诺曼爵士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提升工作场所的努力”。“有色玻璃外墙白天反射建筑周围的环境，但到了晚上，玻璃变得透明，显示出室内的彩灯。”诺曼爵士对这个项目进行了详细阐述:“威利斯•费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社会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而且是革命性的。它代表了办公室的愿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拥有美妙的风景，每个人都想在这里工作，因为你知道你可以在午餐时间在草坪上晒日光浴。在它刚建成的时候，在这个小小的集镇里绝对没有社交设施，这个建筑是一个你可以和你的家人在周末游泳的地方。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技术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我非常慎重地关注这方面，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微观世界中，我所关注的与历史、社会维度、能源使用以及技术的适当使用有关。我相信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在一起。这就是我的许多建筑的故事。最令他自豪的是，这个项目获得了与建筑奖同样多的能源奖，以及威利斯·费伯(Willis Faber)，“我能够预见到信息革命。”根据我们的设计，我们为计算机和高级通信所需的布线提供了地面通道。这个客户在与这栋建筑的竞争中走在了前面。“位于诺维奇的东安格利亚大学塞恩斯伯里视觉艺术中心建于1977年，用于容纳几项功能:容纳罗伯特爵士和塞恩斯伯里夫人的原始和20世纪的艺术收藏品;为美术学院提供临时展览空间，以及高级公共休息室、温室、餐厅和办公室。Philip Jodidio在他关于福斯特作品的书中，将这座建筑描述为“19世纪玻璃和铁轨棚的灵感发展，包括许多节能功能……”这座建筑宽115英尺，高25英尺，长426英尺。后来，当福斯特被要求扩建中心时，他设计了一个月牙形的地下翼，通过弯曲的玻璃天窗可以看到湖面。1979年，他在设计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部的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和委员会奖，以容纳香港约3500名员工。他的建筑比地面的广场高出约50层，与银行大厅之间隔着一个玻璃夹层，从那里可以看到银行大厅。它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纪念碑之一，是摩天大楼发展史上的新台阶。在服务的盲区，有一个开放的空间，通过一个系统将阳光引导到室内。整个建筑由八根柱子从广场升起，留下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野餐地点之一。实际上有三个不同高度的垂直层，其中最高的屋顶上有一个直升机港口。大约在同一时间，雷诺汽车在英国销路很好，他们需要扩大工厂。由于他们想要一个高质量的形象，他们接触了一些领先的

建筑师为他们的概念。培养的方法应对客户的需要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将是灵活和经济赢得了委员会1982年的秋天,他们的新零部件配送中心,陈列室,餐馆,和办公室培训销售和服务人员,在16英亩网站在斯文顿,英格兰。该结构基于模块化布局，其方形网格定义了重复的元素。一个亮黄色的涂漆钢承重框架由四根柱子组成，由钢索悬挂的梁连接。每个重复的模块化元素的屋顶遵循梁的形式，创建了一个根据支配整个项目的几何形状而断裂的表面，成为了一个美丽和功能的对象。

诺曼爵士是成功的国际建筑师的典范。要求进度,跟踪世界各地的项目,有些出于必要,但同时承认一个成熟的放纵源于童年的激情为构建模型飞机,他不仅飞行员公司Cesna引文飞机,但一架轻型飞机和一架直升机。他仍然喜欢和他的小儿子一起做模型。在他的其他休闲活动中，他很幸运地喜欢骑自行车和越野滑雪——这两项运动都有助于他保持苗条和健康。他最近在瑞士完成了26英里的恩加丁滑雪马拉松，这是他6年来参加比赛的最好成绩。80年代，他赢得了法国尼姆的Carre

d 'Art竞赛，扩大了他的国际影响力。在这个展览和图书馆空间的项目中，有必要结合并整合一个新的建筑作品到罗马科林斯神庙的历史背景中。诺曼爵士解释说:“当时的遗址是一片城市的肮脏景象。新建筑提供了一个社会焦点，一个当地社区的身份，同时也吸引了国际游客，并为周围的空间注入了活力。“这座建筑的大部分都在地下，通过玻璃楼梯进入，”图书馆、表演空间和儿童会议场所都在这里。上层的展厅陈列着永久的当代艺术收藏品，顶层的咖啡厅俯瞰着古老的寺庙。

1991年，他完成了皇家艺术学院的翻新工程，包括两座建筑:18世纪由伯灵顿勋爵改建的1666年的房子，以及后面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画廊，中间被昏暗的灯塔和中央楼梯隔开。位于伯灵顿大厦顶层的“文凭”展厅由于交通不便，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Norman先生的解决方案是在Burlington House原有的花园立面和主要的画廊扩建部分之间插入一个新的电梯和楼梯。文凭画廊也被完全重建并重新命名为萨克勒画廊。当《现代画家》杂志问诺曼爵士，他是否更愿意设计一种能把两座建筑之间的空隙变成他自己的东西时，他回答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解释，你如何联系旧的和

新的，并得到一些更丰富和更有活力的东西。在美国，福斯特风格的代表是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乔斯林

艺术博物馆(1993-94)非常成功的扩建。他的扩建部分包括一个长方形的砌块结构，由与1931年原址相同的粉红色石灰石建造而成，还有一个通高的玻璃中庭将原址和新中庭连接起来。福斯特说:“在添加新的机翼,“我们能够再生原始建筑的内部,设计外部空间为户外活动,最重要的是,利用新旧之间的差距的部分建筑作为另一个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咖啡馆。在美国的另一个主要的福斯特项目将于千禧年期间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完成。一个214000平方英尺的临床科学研究中心为他们的医学院，将提供500名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实验室空间。目前备受关注的一个项目是诺曼·福斯特爵士(Sir Norman

Foster)在1994年提出的大英博物馆大法庭计划(British Museum Great Court scheme)，该计划计划在2000年完成。该机构著名的圆形阅览室坐落在一个两英亩大的庭院里，最初被多年来图书馆书架的侵占所掩盖。后者现在已经被移除，整个庭院将被轻质玻璃和钢屋顶覆盖，创造欧洲最大的封闭公共空间。它还将为公众提供进入整个博物馆的通道。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德国商业银行总部(1994- 1997)是欧洲最高的建筑，也是世界上第一座生态高层建筑。四层楼高的温室花园在三角形建筑三面不同的高度盘旋在建筑周围，让每个办公室都能看到绿色植物。所有的办公室都是开窗自然通风。

一些更重要、更近期的项目还没有讨论，包括剑桥大学的法学院(1993-95年)和西班牙的四个项目:巴塞罗那的电信结构(1990-92年)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另一个项目;巴伦西亚会议中心(1993年- - 1998年);还有毕尔巴鄂的地铁系统。对于后者，他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研究来创造可以轻易清洁的防涂鸦混凝土。”事实是，这里的居民对地铁有一种自豪感，没有人去破坏它。”“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到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家具。除了为Tecno、Vitra和Poltrona Frau等著名公司工作外，他刚刚批准了由德国弗兰肯堡著名的Thonet工厂生产的铝家具系列的最终设计。英国记者兼作家肯尼斯·鲍威尔(Kenneth Powell)曾表示，福斯特的建筑“一直依赖于对光线和空间的掌控来获得成功……福斯特艺术的核心是光线穿透建筑物的方式，并与人体循环系统相联系。”此外，他在大约10年前预测，“诺曼·福斯特的实用主义诗歌很可能在20世纪晚期现代建筑的复兴中仍然是一股主要力量，因为它摈弃了风格、文学和智慧的暗示，以及追求卓越的纯粹自负。”

随着柏林国会大厦的即将完工，福斯特对日光的掌控再次体现在新的玻璃圆顶上，在它的中心有一个反射光线的圆锥体，这个圆锥体向下反射光线进入议会大厅。两条螺旋形的坡道使公众可以爬上屋顶，饱览城市全景。“事实上，”诺曼爵士说，“公众的地位高于代表他们的国会议员。”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看到他们，看到民主的进程在起作用。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能源战略是相当革命性的，依靠完全可再生的能源——燃烧植物油——来提供热量和电力。”在所有这些项目中，福斯特描述的主题都是“设计过程”:整合、再生、适应性和灵活性，以及沟通、经济和生态。“建筑和建筑有许多不同的方面，”他解释道。“最终，这是一种平衡的整合行为，以某种方式回应项目的所有需求:材料和可测量的;既有精神的

和无形的，也有主观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做出所有这些价值判断的。建造一座建筑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和精力，因此交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个人必须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甚至在开始之前都不放弃。它还需要一个互动的过程，在建造者、使用者和设计者之间。”